

心

病

李健吾 著

心病

李健吾作

開明書店印行

民國廿二年七月初版發行

實價大洋八角

(實價不折不扣)
(外埠酌加寄費)

“病 心”

(本 及 替)

*

印 翻 准 不 權 作 著 有

著 者 李 健 吾

發 行 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
杜 海 生

印 刷 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
美成印刷公司

總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八五四號
電報掛號七〇五五號
開明書店

分發行所

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
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
北平楊梅竹斜街
開明書店分店

獻與 亡母

從事這篇的時候，我不知道您病着；我預期着您的獎勵；我在敍寫一位母親；您把最大的失望留給我：我相信我的工作永久是失敗了。

健吾

上卷 陳蔚成自記

一

沒有人曉得我的苦惱。我坐在這張小長方書桌前面，手裏拿着鋼筆，蘸了幾次藍墨水，奇怪我要寫什麼。我望着玻璃窗外，院子是空的，那棵空了心的老槐樹帶着乾枝子在牆頭哆哆嗦着，方纔一隻歸鴉棲在上面直着嗓子啼叫，這時也不見了。只有風的聲音；好像在我的心裏頭。慢慢我忘掉我要寫什麼，忘掉一切，甚至於自己的存在也忘掉了，沈落在一種無首無尾的慵惰的心境，這種心境網罩了我的四圍，帶着深秋似的早春的黃昏。

苦惱和一片一片的灰雲一樣，從四角落浮上我的黯澹的天空；我說不出那是什麼

樣的苦惱，好像一塊一塊的稠雲聚集在我的心頭，分不清那一塊戴着雪，那一塊擁着雨，只是凝結着。我的莽亂的思緒好像一條一條的粗線，剛從棉條裏抽出來，又捲在紡車上從左往右地旋轉——轉出些什麼呢？我感到那加在一起的重量，雖然我辨別不出這一根一根的線。

呵！那說不出的煩悶。

我案頭的英文字典是灰色的，藍墨水瓶也呈出灰色，硯臺，筆筒，茶壺和茶杯牠們都帶着一副淒涼的難堪的顏色！我扔下鋼筆，我推開白紙，我過去立在牆上掛着的鏡子前面：牠映出的容貌也是蒼白的！我覺得我的心頭冰涼，我可憐我自己，我蹣跚到我的原座。我拿起鋼筆，蘸飽墨水，在白紙上畫了一個大圓圈。我詫異牠為什麼不圓，而且歪歪斜斜地有些扁平。我覺得牠可憎。這是人生！我認識牠的面貌。

我纔二十三歲，我的思想和嘗遍苦味的老人的思想一樣。誰讓我這樣悲觀的是我的父親？他的信一封比一封酸辣；是我的舅父？他的愚昧讓我難受；是我的舅母？她非常地

刻毒！我感到他們的苛虐的力量；然而不是！不是！他們有時可以在我的腦內消滅；我有時會忘掉他們。但是有一個東西鬱在我的心頭，讓我從來沒有忘過。我說不出牠的名姓，牠的形像，年歲和來歷。但是我知道牠的存在和他的高壓。那是什麼呢？是憂鬱！是青年！是我！為什麼我這樣地不快活？這樣地不快活？我的不快活便是刁惡的舅母當着大眾也向我宣告過。她的刺耳的聲音！她的意思是我忘恩負義，住在舅家還不知道領情。我猜出她的心眼，然而我太怯懦，沒有膽子斥駁她的虛偽。但是我真不快活！為什麼我要隱瞞我這種心情呢？我自己不需要這種畏縮。但是我不得不顧慮到無情的親族的體面。

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夠把我的痛苦講給誰聽；他能夠同情於我；但是他在那裏呢？我一個朋友也沒有，在這宦海升沈的大城市裏面。我不該到這古老的北京來，這裏樣樣使我失望，這裏整天有風沙吹入我的明瞳。每一個面孔是生澀的，每一條街巷帶着惡意。教授聽見鈴聲就走，同學對我毫不經心。在人羣裏天真是罪惡，智巧是導師。無論在什麼地方，我只是一個人，如同中秋的時節，有紅有綠，沒有生命，沒有漿液。

我一個人坐在這兩間舊屋子裏頭，四周綽約着黯黯的黃昏。外面的北風還挾着一點餘威從樹裏穿過，從瓦上捲過，帶着喀噠的酷虐的響聲。我放下窗簾，但是我沒有捻亮電燈。我習慣於坐在黑暗裏。這樣舅母就不嘮叨了，我可以省掉她來麻煩。在黑暗裏我可以哼唧着我幼年所唱的歌謠，或者故鄉的曲子；我可以忘掉那隨着光明現形的一切。這一切！我希望牠們另在一個世界，給我留下青春，幸福與和平。於是我夢想……大約快是用飯的時候了，我等着。

一一

——真是大爺，譜子十足，每頓飯都得人請！

推開風門，聽見這句譏嘲的話，我不由得在門邊踟躕住。我知道這是誰說的；她坐在舅父的對面，一臉不耐煩的神氣。我呢喃着；意思是分辯，卻分辯不出一個清白的字眼。她從桌旁站起，幾小步走到我的身後，伸手裊地將風門帶上。

——風也賊，長眼睛。門開了就進來！

門順着風勢往裏一扣，陡然一聲，連舅父癡癡地坐在桌邊，也從菜碟前擡起頭。但是他沒有開口。我低下頭走近我的位子。我心裏有一股冤氣抑在我的咽喉。我覺出我的臉紅燒上來。我曉得我没有理由解釋我的迂緩的行爲。然而我怕她把我的罪名嚷出口。只有寬恕的沈默能夠挽救往深裏墮落的靈魂。

我看着身旁表弟的那個空位子。她立刻猜出我的心思。

——他早喫飽跳蹬去了，也許在那面學生的屋子。你喫罷。你舅舅還等酒哪。

我低頭喫我的飯。等老媽把酒燙上來，我已然快喫完了。舅父許久不用酒，看見錫壺，餓眼也發起亮。他自己一杯一杯地獨斟獨飲。舅母今晚用飯特別少，彷彿有心事，逢我低頭的時候，便把眼睛射在我的身上。喫飯活像捱罪，我好不容易趕完了。

——不要走！這裏有你爹的一封信。還是早晌來的，我這纔想起來。她走進套間。父親的信！我的心頭不覺豁然亮起來。我焦急地望着她的後身。屋裏電燈亮了，還不

見她出來。我跑到套間的門口。她迎出把信給我。我坐在靠牆的椅子上。信口是封住的，不過夾在另一封信裏寄來的。

——舅舅還有一封？

我的問話不招她的歡喜。

——對啦，你舅舅還有一封，薄薄不到一頁半，左不過是大小平安。別瞧你這孩子，倒有的是心眼！這一下可好了，你盼着你爹的信，你爹的信也來了。瞧你猴兒急得那樣子；你要是想家，去年你就不該老遠地，趁山趁水地出來。出來又不早出來，眼看暑天過了，人家學堂都停了考，這還不是你舅舅情面大，好容易把你插上南方大學。又不知道用功，又不體貼錢的來路不易，回回信上受爹的排揎。隔上一個月，巴巴地盼來了信，卻劈頭痛罵一場。

她轉過頭向她的丈夫。

——真是，路也太遠了，貴州到這裏，不說走信，就是走人也還得幾個月哪。

他應了她一句，問我道：

——可不是！你爹信上說些什麼？

——沒有說什麼。他讓我好好地念書，省喫儉用。

我的顏色告訴他們比我的無力的聲調還顯明。我尋不出話表示我的失望。我覺得我的憂鬱更深了，我的心思更黑了。爲什麼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便那樣不受父親的諒解？還要我怎樣向他老人家寫信？我立刻聯想到我的繼母，一定是她在中間挑撥是非，使父親寫出這盛氣凌人的嚴酷的辭句。

繼母的尖小的面孔立即在我的眼前浮動起來。這好像舅母就是她的化身！她每一開口，便帶着一種媚人的微笑，然後隨着一口痰吐出同刀子一樣鋒利的話。她不滿意於父親的拘謹同對於死者的思戀。她待我很甜蜜，過分地甜蜜，往往使我机陞不止，深惡她的虛情假意。從她的無意中，我可以看出她對於長子的嫉恨。我時時覺得她對於母親是一種侮辱，對於父親是一種玷污。然而我們從來沒有口舌交惡過。我很怕她在家鄉捏造

我的誹語，讓我在父親跟前失掉信用。

我慢慢地把信摺起，裝在信封裏頭。

——沒有給你匯錢嗎？

我羞愧地搖搖頭。信上一個字也沒有提到這件事。

——你瞧，這是怎麼一回子事？你爹這樣地不給你匯錢，你這成年的食用出在那裏？你自己計算計算，到北京也半年多了，說話就要一年，你爹給你寄了幾回錢，你化了你舅舅多少錢。這你親眼瞧見的，你舅舅那窮衙門半年也不見一個鍾子下來，今天索薪，明天討賬，鞋底也跑穿了，結果還要受凍受餓，還要養活這一家子。自然你是親外甥，我們說不了那麼許多，可是這個場面人人瞧得見，你也不是瞎子。真的！我說你爹怎麼了，越老越糊塗！你上月沒有給貴州打信嗎？

——爹信上的口氣，總以為我這裏有錢。

——唉！這傻孩子！你不說要錢，你爹自然以為你有錢了。你馬上再寫一封快信去。就

說你學費飯費都還沒有交哪，讓你爹越快匯越好。

——爹只是不信我，要不請舅舅……

——這孩子！你的話你爹還不信。何況一個拐彎摸角的舅舅？好孩子，回你的屋子把信稿打好，讓你舅舅過過眼也就成了。明天一趕早就可以發出去。

——寫去罷！我還要寫一封信哪，把你的套在我那裏頭，明早我就可以讓衙門上人送出去。

我低頭走出屋子。我的心裏墜着一塊沈鉛。我聽見北房裏的學生同表弟歡天喜地地笑着。我緊起步子穿過黑魃魃的夾道。轉入後院我的屋子。我捻亮了電燈。我立在桌前半天沒有動靜。我看着白桌布面上一塊小的墨漬發呆；漸漸那塊墨漬漲大了，距離也近了，我的眼前好像就是一個黑水池子。

我想着我的青春，我的方興未艾的少壯的歲月，但是我沒有力量或者勇氣抑住這一夜的黑暗和在黑暗中流下的眼淚。這團團的黑暗象徵着我的現在和未來，沒有白晝的崢嶸。我的眼淚是爲我的少年而流的！那追不回來的童真的快樂！在那時喜悅永久是喜悅，彷彿夜裏碧空的銀星，而痛苦好像偶見的殞星，一灼一閃，不知道墜落在那裏，不等我們叫喊，便過去了，永久地消失了。

親愛的人們！從死裏重生，從永世的夢裏醒過來，因爲我今日的孤獨，因爲只有你們的憧憬是我停泊的樂土。你們在那裏呢？

我看見了你，母親；我明白你在憐愍我。你從地上把我抱起來，拂去我身上的灰土，抹去我的羞惱的眼淚，然後得意地向鄰婦道：

——這纔是我的兒子！

在你的面前，我是最聰明，最有出息的孩子；我用盡心力來招惹你的愛護。然而如今我是最愚蠢的東西，沒有人能加以瞭解，我也不能瞭解我的四圍。那最可憐的事情，是我自己

感到我的知覺的鈍鏽，失掉從前你給我的信心，失掉我的自愛，同時認出我的無能爲力和淒悔一樣的藐小。

我聽見別人的聲音。

但是我時常失卻內中的意義，同時在我的靈魂中，我感到一種生澀，彷彿牠變成我的一部分，我的一種官感。於是癡字加在我的姓名上，這可憎的字！

這傷我的尊嚴的毒評！這是我到了古都，古都對於我的第一個印象。

呵！親愛的芳，起來！從墳裏起來！把你從前那些可愛的諛譽的字句如今在我的耳際再重一遍，證實了我的勇敢的活敏的智慧。讓我抓住你的衣緣，在這風濤洶湧的人海，我是一個將要沈沒的自貶的靈魂。

然而爲什麼在這入魔的夢境，我的兒時彷彿一種永在的孤獨，在我這冷了的溫熱過的心裏？我漫遊在這裏，這裏一切明媚；綠的麥芽從雪下伸了上來，綠的樹芽從枯殼裏褪了出來，花蕾慢慢地綻破，帶着空裏飛鳥的喜悅和我們在田野上競跑的呼聲。然後野

草深了，榆樹把新錢贈給我們，燕子在麥穗上剪翼，麻雀藏在麥行裏啁啾，我們有時也和牠們隱伏在一起，你在我的懷裏！於是我們尾隨着各自的母親，笑着和開了的棉花一樣，井裏的新水沁涼了我們的熱血的沸騰，美麗的蝴蝶再把我們的新血熱了起來。慢慢地看呀，那嶄黃的大的穀穗，那高而峭直的搖曳的高粱，葉子從黯綠裏透出霜紅的花一樣的顏色，我們的心卻在捉摸不住的蟲子的聲音裏。但是那分離我們的銀花掩覆了大地的枯黃，在暖炕上我懶得下來，聽着母親的希奇的故事，或者紡織的嘎嘎的沈醉的聲音，忘掉了我還有一個伴侶……現在一切都消失了。

生命整個是一個消失的集合，在時間的催促中，忽忽地溜落。但是即使生命永在，牠又能爲我做出怎樣可紀念的事呢？我的不安馴的小犢似的欲望總在鞭逐着我的肉軀，和牠所蘊蓄的高貴的靈魂，來厭惡單調的狹隘的現時，企求渺忽的欺幻的夢想。故鄉的平凡同牠的親愛的記憶使我鬱悶，家庭的煩瑣同牠的卑僞增我苦惱。於是我渴望着新的變化，新的文化和新的呼吸；我提議，我掙扎，我奮鬥；我終於離開了刺眼的故鄉。

結果我得了一個字的評語：癡。我聽清大家在這樣竊竊地侮笑我。我的舉動非常笨拙。我最初的感覺和一條受窘的狗一樣……

我吠着。

漸漸我覺得——這來得多麼奇異，多麼平常呀！我覺得我的精神的萎靡，心靈的頹唐和身體的衰微；這些我理解得就和一個不實在的夢一樣，恍恍惚惚地，迷迷糊糊地，漸漸浸潤了我的全思想。

我沒有錢……

我現在所入的大學是光棍式……

呵！我想念着我的質樸的故鄉。但是我能夠告訴誰呢？在這虛妄的大城市裏面，我一個小黑螞蟻爬在土塊上一樣，對於我的踐踏沒有人留心，也沒有人感到那種壓軋的感覺；然而我痛苦！這只有我一個人知道，彷彿理應如此，理應如此。我要是現在有錢，慈悲的父親呀！我願意重返我的故鄉，探望牠的顏色，牠的健康同牠的仁厚。